

屈原賦今譯

王宗樂教授著

華聯出版社印行



屈原賦今譯

王宗樂教授著



華聯出版社印行

# 李序

屈原賦，漢志詩賦略著錄二十五篇。王逸楚辭章句以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七題實之；七題中九歌凡包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十一編，九章則包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九篇，餘皆各爲一篇。相傳如斯，用來已久。特自宋晁<sup>元</sup>咎難肋集始「疑大招原作，非景差辭」，姚<sup>令</sup>威西溪叢話又於九歌中除去國殤、禮魂，而另增大招、惜誓二篇以後，明黃維章楚辭聽直，遂並以大招、招魂、爲屈子之作，清林雲銘楚辭證，朱翼離騷辨，及顧成天離騷解、蔣驥山帶閣楚辭注，陳本禮屈辭精義同其說。是則二招應自宋玉、景差名下收歸原有而無疑。果爾，勢非削減九歌溢出之篇目則不足以包此二篇，於是訟說紛陳，仁智互見，權衡得失，似以今人林庚之說爲近是；即合湘君、湘夫人爲一篇，併禮魂於國殤；然後再依諸家之意見，增入大招、招魂以補其缺額。如此，前九歌固可名副其實，而漢志二十五篇之總數亦得以應合無間矣。此研究屈賦者首應體認之前提；非然者，若仍依今本楚辭之舊貫，則以訛傳訛，貽誤後生，將不知伊於胡底矣。

至言屈賦之注釋，今可考者，以淮南王劉安之敘離騷傳爲最古，後此則有劉向、揚雄、之解天問，班固、賈逵之作離騷章句，惜皆零縑斷錦，佚而不傳。迨王逸之著楚辭章句，始能苞舉羣篇，而爲之敘題析義，巋然獨存。東京而還，名家迭起，迄乎近世，奚啻十百。其間固不乏精思勝義，而陳陳相因者亦居泰半。綜其旨歸，可得四塗：言訓故者，洪慶善、錢飲光、戴東原、屈悔翁；言義理者，朱晦庵、

黃維章、徐文煥、王船山；言考證者，吳斗南、林西仲、李厚庵、蔣棟墜；言音韻者，陳一齋、屠田叔、毛子晉、江有誥。近人姜亮夫、劉永濟、張亨復事辭讐，郭鼎堂、游國恩、支緯成、陸侃如，乃至陳瀛兒、島獻吉兒、青木正兒等以科學方法董理斯業，發掘新義，而屈賦之真面目，遂不復爲傳統習說所掩囿。

雖然，古之人無論矣，即今日諸所著述，亦求深奧繁複者衆，求普及簡約者尠，初學之士，猶病不能讀其書，面茲煙海，問津末由，徒益望洋之歎。吾友王宗樂君之有感乎此也，於執教師範大學時，先就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之時代背景，詳加研究，撰有屈原文學一書，後再著述屈原賦今譯。徧注屈作二十五篇，凡遇難詞深語之解釋，皆要言不煩，恰到好處。並以現代白話分章譯述，而仍逐一叶韻，保全辭賦之固有特色，此實語譯韵文之難能可貴者；而屈子耿介之意，壹鬱之懷，于焉亦可以深味之矣。此王君有功於青年學子之足多者！

王君書成，交由華聯書局付梓，以其清樣索序於余。會余痛風，嬾於執筆。閱匝月，病稍差矣。廢時兩日，竟讀王君之書，深喜其能瞭然屈賦二十五篇之大體，調整九歌爲九篇，改正二招爲屈作，而不爲傳統習說所拘牽，且其注譯能簡明通俗，便於初學之誦讀，故樂而從其請。庚戌年正月，鹽城李曰剛序於白雲書屋。

# 自序

我國最早的一部民族文學是詩經，繼詩經而產生的便是屈原離騷、天問、九章……等篇。屈原諸作，辭多駢偶，而句逗參差。思想傾向於浪漫神秘，借自然神話來表現自己豐富熱烈的感情，開中國文學史上一條新的途徑。對韻文方面，佈下了漢賦的種子，開後世各體詩的先河；於散文方面，奠下了魏晉古文的基石。獨以此蘊藉二千多年的古代文體，句多典奧，不適宜於現代大眾的欣賞。爲不忍坐視此有價值的文學，從我們的這一輩子裡擱置起來，尤以此際國家盛倡文化復興聲中，似應以現代語體筆調，加以可資諷誦的聲韻，以文學新形態，表揚其固有音調及風格優美之處，並藉以闡發此民族偉大文學家的潛德幽光，爲國盡忠的民族氣節。換言之，亦即使此種古雅典奧的文學，注入了活生生的細胞，與熱烈的生命，促使繁榮滋長，植根而發芽、發花、結實於大眾園地之間。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文體，將屈原諸作譯成浹洽堪誦的文句。由首至尾，注重音聲韻律的協調。爲宜於大學講授起見，所譯句段，及所押韻脚，力求與原文自然吻合。且務求做到信、達、雅三者兼備，處處顯到措詞平易，無格格不入之病。至於註解方面，兼參屈註諸家之長，採其易讀易解之釋義，庶使閱者一目了然。編排方面，係以屈辭大家陳本禮所著之屈辭精義爲主要藍本。凡此皆爲作者歷年來執筆從事之方向，期藉此以闡發屈子忠貞愛國之純情，與抱石自沉之大節。

注解工作固屬不易，然有舊籍可資參考，每遇義有未發，可藉古人之言，權作過關。而譯述工作則不然，非能完全瞭解其旨趣者，殊難下筆。尤以辭賦一類，本有音韻之美，若捨之而不講求，譯成之品

自序

，何異乎解釋之文耶？因此予對「屈原賦今譯」，所費譯述時間，則較注解方面時間，多出約在一倍以上。每值一句義有數解而難於取捨，或譯述文字求其仍如原賦逐一叶韻，苦心冥索，每至更深。稿既成矣，多年心血，欣見付梓，堪庸自慰。惟因學殖淺陋，紕繆知所難免，尚希專家學者不吝賜正，謹序。

鳳陽王宗樂於民國六十年七月臺北民生寓所。

參考書舉要

楚辭章句  
史記  
山海經注  
新序  
列仙傳  
博物志  
述異記  
辨騷  
文選六臣註  
楚辭補註  
楚辭集註  
楚辭辨證  
西溪叢話  
楚辭聽直  
離騷草木史  
本草綱目  
屈宋古音義  
楚辭通釋  
山帶閣註楚辭  
楚辭燈

王逸  
司馬遷  
郭璞  
劉向  
劉向  
張華  
任昉  
劉勰  
李善  
洪興祖  
朱熹  
朱熹  
姚寬  
黃煥  
周拱辰  
李時珍  
陳第  
王夫之  
蔣驥  
林雲銘

離騷辯  
屈原賦注  
離騷正義  
讀書雜記  
楚辭新註  
屈辭精義  
楚辭韻讀  
六書音韻表  
古文辭類纂  
屈賦微  
先秦文學選  
讀騷論微初集  
楚辭概論  
楚辭新論  
離騷、九章、九歌淺釋  
離騷校釋  
詩經釋義  
楚辭（師範大學講義）  
中國文學史（師範大學講義）

朱震冀  
戴震  
方苞  
王念孫  
屈復  
陳本禮  
江有誥  
段玉裁  
姚鼐  
馬其昶  
蔣其潛  
游國恩  
游天恩  
謝无量  
繆天華  
張壽平  
屈萬里  
蘇雪林  
李日剛

# 目錄

屈原賦概說	一—一三
屈原賦	
離騷	一五—一五一
天問	五二—八三
九章	八四—一四一
九歌	一四二—一六六
遠游	一六七—一八一
卜居	一八二—一八七
漁父	一八八—一九〇
招魂	一九一—二一〇
大招	二一一—二二七
附 屈原的時代背景、家世及里居	二二九—二三九



## 屈原賦概說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謂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以九歌爲十一篇，加離騷、天問、遠游、卜居、漁父及九章九篇共爲二十五篇。宋朱熹楚辭集注及清人戴震屈原賦注皆同此說。不過由於九歌爲九篇抑爲十一篇問題，以及招魂與大招的作者問題，王逸以後，對於二十五篇之數，異議紛紜，說法至不一致：

宋姚寬西溪叢話將九歌中的國殤、禮魂除去，定九歌爲九篇，另加大招、惜誓，合離騷、天問、遠游、卜居、漁父及九章九篇共爲二十五篇。

明王夫之楚辭通釋以九歌爲十篇，（謂禮魂爲送神之曲，前十篇所通用。）加離騷、天問、遠游、招魂、卜居、漁父及九章九篇，共爲二十五篇。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及清林雲銘楚辭燈、朱冀騷辯、顧成天離騷解、蔣驥山帶閣注楚辭，都以大招、招魂爲屈原所作。黃文煥以山鬼、國殤、禮魂祭非國家正神，三篇實爲一篇。林雲銘取其說。朱冀以九章中用以祀神者八章，祀鬼者一章，祀鬼一章之中分山鬼、國殤、禮魂三項；亦即合此三篇爲一章。顧成天、蔣驥則以湘君、湘夫人爲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爲一篇。今人林庚則合湘君、湘夫人爲一篇，以禮魂爲國殤之亂辭。以上諸人，歸併九歌之子目雖有不同，以九歌爲九篇，而求合二十五篇之總數則一也。

史記屈賈傳贊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則說明招魂爲屈原所作。漢儒去古未遠，司馬遷之言，應信而不疑。又王逸楚辭章句謂大招爲屈原所作，僅稱「或曰景差」，清儒亦十九

斷爲屈原招楚懷王之詞；則大招與招魂同應在二十五篇之數。至於九歌篇數問題，應採用林庚之說，併合湘君、湘夫人爲一篇，併禮魂於國殤。如此，九歌既可名符其實爲九篇，而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問題，亦可解決矣。

茲將屈原諸賦，簡述於後：

### 一、離 騷

史記屈原列傳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能，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原。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離騷贊序云：「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又王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序云：「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是則離騷者、「離憂」也；「遭憂」也；「離愁」也。亦有解爲「牢愁」「牢騷」者。一般注家的解釋，大概不出此範圍。

離騷爲屈原之抒情詩，爲屈原自敘傳，亦爲屈原諸賦之代表作。關於寫作的時期，其說有二：一謂作於懷王信讒放屈原於漢北的時候；一謂作於襄王朝放屈原於江南的時候。以上二說，自來爭論頗多，拙著「屈原文學」亦有論列，竊疑當作於頃襄再放屈原於江南，由辰陽、溆浦往長沙，北次於汨羅江之際。離騷的文思、辭藻，雖可說是屈原的代表作，或謂之「離騷經」，或以「騷」來概括屈原諸作，似

亦有斟酌之必要。宋洪興祖補註云：「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之本意也。」復因天問、九章……等作，既非離騷之子篇，又何可以「騷」統稱之耶？

## 二、天 問

王逸天問序云：

「屈原既放，憂心愁悴，彷徨山澤，仰天嘆息，見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璋儵儻，周流怠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寫愁思。」

又云：「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上面所謂「不次序」，洪興祖說：「天地之間，千變萬化，不可以次序陳。」

王船山在楚辭通釋裏則認為其中並非毫無次序，他有說：

「篇中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關於舊序蔣驥並不完全同意，曰：「原辭止書於壁而楚人論述成篇則未必然」。

近人亦有不同意王逸之說者。以為此是屈原對於自然現象，以及歷史事跡，發生了疑問，而採用天問之方式提出。亦正表現出屈原之思想奇特，且富有創造慾，因有此奇文之創作。當非「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之詞。

總之，屈原天問的意義，可從他的天問篇中窺其究竟。其意似為：

宇宙間一切事物之繁特不可推者，欲從而究其理耳。故篇內首問兩儀未分，洪荒未闢之事，既問天地既形，陰陽變化之理，以及造物神功，八柱九天，日月星辰之位，四時晝夜開闔晦明之原；乃至河海川谷之深廣，地形四方之經度，崑崙增城之高，冬暖夏寒之所，皆天事也。天事之外，旁及動植珍怪之

產，往古聖賢凶頑之事，理亂興衰之故，又天道也。蓋天統萬物，凡一切人事之紛紜錯綜，變幻無端者，皆得攝於天道之中，而與夫天體天象天算等廣大精微，不可思議者同其間焉。

此篇錯簡特多，句意亦多含糊。因此註家意見，頗不一致。宜乎後之善讀屈賦者之深加探索也。

### 三、九章

王逸釋九章的意義：

「九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朱熹有說：

「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徹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

九章著作的時代，王逸以爲全屬屈原放於江南時期的作品，他說：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楚，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

但據朱子所謂「九章非一時之言」，清代林雲銘、蔣驥等，更從九章的本文裏考據出著作的時代，亦足證明九章「非一時之言。」

林雲銘云：

「惜誦、思美人、抽思作於懷王時；涉江、橘頌、悲回風、惜往日、哀郢、懷沙，作於頃襄王復放江南之後。」

蔣驥云：

「九章當首惜誦，次抽思，次思美人，次哀郢，次涉江，次懷沙，次悲回風，終惜往日，惟橘頌無

可附，然約略其時，當在懷沙之後。」

綜觀九章諸篇，蓋惜誦、抽思、思美人皆懷王時初放漢北所作。抽思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以鳥自喻，而有「憚獨不羣，無媒在側」之歎。思美人首曰：「思美人兮，擘涕而竚眙。」以美人喻懷王，而有「媒絕路阻，舒情莫達之苦」。惜誦在追惜在朝之實。其餘六篇，則皆頃襄王時再放江南之作。橘頌在東遷途中，作於江陵，贊美嘉樹「受命不遷，深固難徙」以表現其志潔之堅真，「精色內白，紛纒宜修」因其品格高潔以自況。哀郢爲頃襄二十一年郢都爲秦攻破後作於陵陽；涉江乃原溯江西上，入於湖湘而達溆浦之作；懷沙則紀由溆浦汨徂南土，以求死所；悲回風傷懷王入秦不返，祖國日危，欲以身殉以明志；惜往日爲追述懷王之信任而功不遂，讒人當朝，國勢將殆，決心沈淵之絕命哀辭也。

#### 四、九 歌

九歌之名，由來甚久。

據山海經大荒西經裏說：

「夏后開，上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離騷云：

「啓九辯與九歌兮，

夏康娛以自縱。」

又云：

「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嬉樂。」

天問云：

「啓棘賓商，

九辯九歌。」

九歌本爲南方民族的舊有歌謠，爲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漢代劉向，以九歌爲屈原所作，王逸在楚辭章句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作九歌。」

朱熹在楚辭集註裏把上文加以潤飾一番，說：

「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荒淫之雜，屈原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詞，去其泰甚。」

文中寄以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固到處可見。如若強定其某物指某人，某篇指某事，則反將活潑之文字膠固矣。清人葉樹藩曰：「九歌之作，本以祀神。其於事君，時隱寓其意爾。必實指其孰爲君、孰爲臣，恐亦太泥。」此其善讀書者之言。

九歌之篇目，舊本中計分有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共十一篇。至於應合湘君、湘夫人爲一篇，禮魂併爲國殤之亂辭，前已言之。然而何以應如此合併，茲分別述之於後：

湘君、湘夫人被誤認爲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因將文辭亦割分二篇，而視湘夫人爲寫女英，湘君爲

描述娥皇，此乃自韓愈、洪興祖、朱熹以來釋九歌之絕大乖失。湘君、湘夫人本是湘水神之夫婦。屈原就此男女二神兩地相思之戀情，寫成湘君、湘夫人，前後連貫，格調亦屬相似，故疑其本來就是一篇。清陳本禮屈辭精義有云：「湘君、湘夫人兩篇章法蟬遞而下，分之爲兩篇，合之實一篇。」對此二篇應合而爲一，固陳氏早已見之。吾人亦可從文辭中所述幾點理由說明韓、洪、朱之失，以及應合併之意見：

(一)、湘夫人中描述迎神有謂「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氣派很大，在君湘中則無此場面。如若照韓愈言「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爲夫人」，而湘君爲湘水之正神，地位高於湘夫人，則與文中所寫祀神時之氣派場面，禮數不合。如將此二篇合爲一篇時，前寫湘夫人（女神）期待湘君（男神）之意，後寫湘君思望湘夫人之情，則一一相應矣。

(二)、湘君、湘夫人中句法多有相似，文詞亦有重複，如此二篇合而爲一時，則九歌每篇皆文辭新穎，自成篇目。或謂湘君、湘夫人既可合爲一篇，則大司命、少司命亦可合爲一篇乎？則可告之：不可。大司命主壽夭，文辭呈陰暗氣氛；少司命主災祥，文辭乃朗麗愉快；情調完全不同。故此二篇不可因湘君、湘夫人之合併而亦合併也。

(三)、湘君文辭迫切期待，湘夫人則暢快會合。湘君、湘夫人合併時：湘君叙述至「夕弭節兮北堵」後數句即止，而湘夫人則以「帝子降兮北堵」開頭，二篇自然銜接，文氣亦合。

至於禮魂應合併於國殤之後，亦有相當理由：

禮魂所禮者「魂」而非「神」，顧名思義，其所禮者爲人之魂，而非日、月、星、雲、山、川之神。魂、生於人身者也，左傳昭公七年云：「人生始化爲魄，既生魄，陽曰魂，」人死則魄散魂離，故有

招魂之禮。禮魂所禮者爲魄而非神，又以禮魂僅有五句，亦無專祀之對象，若作國殤之尾聲，最爲妥適。清王夫之楚辭通釋謂禮魂爲九歌各篇之通用送神之曲，非也。九歌中所專祀者七正神，一山鬼，八篇樂章各具體段，均已「禮成」，例如東君中之「絙瑟兮交鼓……展詩兮會舞」，東皇太一中之「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等句，皆與禮魂句意句法大同小異，何需再贅以禮魂數句作爲亂辭耶？再說一般之版本，九歌之次序都是禮魂次於國殤之後，國殤末句云「魂魄毅兮爲鬼雄」，此爲九歌諸篇唯一提及「魂」者，接著下面卽爲「禮魂」；若謂禮魂卽爲國殤之亂辭，豈非十分合適乎？如問舊本何以皆將「國殤」「禮魂」分爲兩篇？則可解釋曰：甚早抄錄者之誤。「誤」之當初未爲人發覺，以致以「誤」傳「誤」，久之則更不知有誤矣！

### 五、遠 遊

此篇爲屈原幽憂之極，意欲飛舉以舒其鬱之作品。

遠遊裏面的句子，與離騷裏面的句子重出者頗多，故有人懷疑遠遊是漢人僞託之品。謂遠遊僞託之所本，主要爲離騷裏面的兩句：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其他如：

「春與秋其代序」——離騷

「恐天時之代序兮」——遠遊

「惟草木之零落兮」——離騷

「憚芳草之先零」——遠遊



餘如「上征」「上下」「濯髮」「顛而不行」等，都是雷同的例子。

竊以爲單憑雷同重複的文句來推翻「遠游」爲屈原所作，未免過於武斷。試看古今作家，其自己作品中究無重見之文句乎？屈子愁思鬱結，反復其詞，一如老嫗之喋喋往事，本情理之常。再說，若真是後人有意摹擬，其必不留此痕跡。又因爲文詞中有遠游自廣，後天而終之旨趣，而有人以爲屈原固抱道家出世思想，余亦未敢苟同。論語謂「子欲居九夷」，又孔子自言「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歟」等，都是孔子見道之不能行，失敗後，欲藉遠游以適憤悶之思；非真正的想遠游也。蓋人不能戰勝環境，於無可聊賴之際，乃發出消極之言論，甚至有不可思議之想。屈原正其例也。若真有道家出世之思，何至有「抱石自沉」之結局。

## 六、卜居

卜居爲屈原所作。屈原哀憫國中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爲明其是非可否，而將假著龜之陳詞，質諸鬼神；既以表自己之廉貞，並譏刺一般世俗。

朱熹謂「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著龜以決之，遂爲此詞。發其取捨之端，以警世俗」。王逸謂原實未能無疑於當也之是非可否，故有問諸卜人。李烹以爲王逸誤矣。試觀屈子向太卜提出「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忿世疾邪，溢乎言表。以屈子之聰穎，何致真有疑而不能決，甚至而有卜問邪？問至「何去何從」後，接言「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無異自作感歎。至如詹尹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其事。」更明白顯示其所作問與答，出於假設之詞也。亦爲文之技巧耳。